

希望的田野 幸福的模样

彭学明

很早以前,这里的田野是看不到希望的。

这里是千里黄河的最下游、最末端。咆哮的黄河,从巴颜喀拉山一路蜿蜒而来,沿路裹挟的滚滚泥沙,在这里越积越厚,越积越高。这里的房屋因此被河水冲垮了,家畜家禽被冲跑了,田园庄稼被冲毁了,留下了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是流离失所、灾荒灾难,是成群结队的人逃难逃荒。这就是历史上经常上演的“黄泛”和“黄患”。

是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母亲河也有不堪重负的时候。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最终选择了在这里汇入大海。因为在这里,有接纳她的宽广的胸怀,有解放她的天然的出口。这个心胸就是广阔的平原,这个出口就是浩瀚的渤海。当黄河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时,当地千回百转、左冲右突来到这里时,那种两岸夹击的长期的压抑感,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蔚蓝的大海、无边的宽阔、无限的未来,都深深吸引着她又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融入进去,直到变成浩瀚大海的波涛,化作波澜壮阔的剪影。

可生活在黄河口的人们却遭了罪、受了苦。黄河沿路裹挟来的泥沙,年复一年地在这里淤积,年复一年地在这里扩大,使这里变成了沙滩沙丘。原本不很肥沃的土地,被一层一层地掩埋了。更不幸的是,由于这里就在渤海边,富含盐碱的海水常年倒灌与漫淤,更使这里变成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黄河每年带来的三万吨泥沙,渤海无法计算的海水,相互作用,让这里的土地长出的都是白茫茫的盐碱,是苦不堪言的贫穷。

这里,就是山东的垦利。

这些,都是历史的景象。如今,站在垦利的黄河入海口,我们的眼前是浩浩荡荡的大海,横无际涯的辽阔,是惊涛拍岸的汹涌、千帆竞发的壮丽,当然,更是胸怀天下的豪迈!一浪一浪的狂风卷过来。还有一群一群的海鸥,似乎也随着狂风巨浪卷过来、卷过来!可是,无论风多大,浪再高,海就是海,海的辽阔、海的浩瀚、海的博大,都把我们的心胸和心情永远地打开了。

在河与海的交汇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黄河的水,如一片黄沙跌宕起伏,而渤海的水,如一块水晶仰天横卧。一望无际的黄和一望无际的蓝,在渤海的怀抱里划出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站在垦利的黄河入海口,我们看到垦利的土地由贫瘠变成了肥沃,垦利的人们由贫穷变成了富有。如今的垦利,到处都是希望的田野,是幸福的模样。

几十年来,勤劳勇敢的垦利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撒化学物质化肥、引黄河水压碱、修防渗渠拦碱、铺地下渗管排碱、种耐碱植物抗碱、土地压沙埋碱等多种形式,硬是把百万亩的低产

盐碱地,变成了百万亩的高产良田!黄河每年裹挟而来的滚滚泥沙,被这里的人们变废为宝,沙变泥,泥生土,土生金,成了垦利人源源不断的田园、源源不断的财富。垦利的良田,每年都随着黄河裹挟而来的几万吨泥沙而增长着。

我们来到垦利时,垦利的田园正是抽穗扬花的季节。一马平川的黄河冲积平原上,清一色的稻谷绿遍四野。家家户户的田园,就这样浩荡地连接着,连出了气势,连成了风景。风起时,绿色的稻浪像一条条飘带,一层一层摇曳倒伏。时不时的,一个小小的村庄,在一片青绿中藏着。墙白,瓦红,檐矮,烟直。顺了田园走去,你会无意中看到,这稻田、稻谷和稻浪并不是密不透风地连着,而是由细小的阡陌隔着,只是那稻浪太肥了,以至于所有的稻田看起来都连成一片了。在这广袤的田畴里,我们还会看到一条两条的排灌渠,渠的两旁长满了青草,开满了野花,蜻蜓和蜜蜂在花间飞舞,牛群和羊群在岸边吃草。蜜蜂倒很专注于花蜜,蜻蜓却时不时地飞到牛背上,停在牛尾巴上,一派安逸美好的风景。正当你迷醉在这一派风景中时,时不时又传来一阵“刺泼刺泼”的声音。循声望去,这绿茫茫的稻海里,还藏着无数条鱼,那是鲤鱼,鲤鱼正在稻海里乱拱乱窜、快乐游戏。一层层稻花抽穗了,一层层稻花凋落了,凋落的稻花,正是鲤鱼们渴望已久的美味佳肴,刺激着鲤鱼们兴奋地舞着。

种田的乡亲们,这时都变成了一个杰出的民间刺绣师。他们别出心裁地选好一块地方,把不同颜色的稻谷种在一起,种成一个个汉字,种成一幅幅图案。于是,我们才知道,稻谷不只是稻秧的绿色和黄色,原来还有红色、紫色、黑色、白色、褐色等各种颜色。我在垦利永安镇二十八村,就见到了稻谷的七彩颜色,见到了稻谷的七彩颜色种出的七彩汉字和七彩图案,还见到了一辆高速行驶的“动车”、一条飘飘欲飞的“飘带”、几只展翅飞翔的“雨燕”,还有几朵自由翱翔的“白云”和“小康社会,幸福起航”的

大字。而在隔渠相望的另一片稻田里,拟人化飞机“超级飞侠”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动漫故事和卡通形象被搬进了田园,七八架“超级飞侠”熠熠生辉地立在田野里,“超级飞侠,勇闯天下”的大字,折射了新一代农人乘着梦想的翅膀走向世界的雄心。

新一代的垦利人,也真是在乘着梦想的翅膀“起飞”。他们不再只是在田野上种粮食,而是种智慧、种理想、种希望、种未来。垦利人把大片大片的滩涂改造成大片大片的耕地,种蔬菜、种果木。每当果树开花时,垦利就举办赏花节;每当果实成熟时,垦利就举办采摘节。桃花、枣花、葡萄花,时时都是赏花时;桃园、枣园、葡萄园,园园都是观光园。垦利人栽培了黄河口蜜桃,一到桃花盛开时,满园争奇斗艳的不仅是桃花,还有天南海北来赏花的游人。特别是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个个身披桃红,喜形于色,好像自己就是那朵人们争相欣赏的花;而蜜桃成熟时,那满园飘香的蜜桃,诱惑着无数游人前来采摘和订购,仿佛有无穷的乐趣在这垦利黄河口的桃园里,有无尽的香甜在这垦利黄河口的蜜桃上。那黄河口蜜桃,我没吃过,可我知道黄河口蜜桃富含硒、锶和维生素,荣获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还有那浩瀚无垠的湿地。垦利不但把湿地打造成了一方风景、一幅图画,还在湿地里发展养殖,养鱼、养虾、养大闸蟹。早晨或黄昏,当养殖户在湿地里捕鱼、捞虾、抓大闸蟹时,那在晨光里撒开的渔网,在余晖里满载的船舱,该是多么美妙的剪影啊!那迎风摇曳的芦苇把早晨的阳光一抹抹挥洒时,那船桨划破的落霞在水中波光潋滟时,又是多么的诗情画意啊!那在湿地里吃饱了鱼虾而迎着万道霞光冲向天空的一行白鹭,又该是怎样动人心魄的一幅景象!

垦利的田野,不但盛产无公害、无污染、的稻米、瓜果、水产和蔬菜,还盛产石油。中外闻名的胜利油田的一部分就在垦利。胜利油田的名字,就是从垦利这片田野里生长出来的。

1965年1月25日,32120钻井队在垦利区胜利村打的坨11井,发现了八十五米的巨厚油层,试油日产一千一百三十四吨,属当时日产量最高的油井。当坨11井的石油像一条乌黑的巨龙喷薄而出时,世界为之轰动。中国原来有这么深厚的油脉!原“九二三厂”由此更名为“胜利油田”,“胜利油田”的名字由此传遍全世界。垦利,也多了一项皇冠,多了一份荣耀,多了一种资本。

如今,当我站在这座立下赫赫战功的坨11井面前时,当我面对遍地林立的油井时,我马上想到,这坨11油井为何当年一年的产油量就是新中国诞生时全国原油年产量的三倍?想当年,石油工人们是怎样发现这口油井,是怎么开掘这口油井的?该有多少个像王进喜一样的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在为之奋斗、为之奉献?

满怀建设激情的新中国石油人,浩浩荡荡奔赴东营,驻扎垦利,饮马黄河尾间,逐鹿渤海湾畔,在茫茫盐碱滩上,打响了一场彪炳新中国石油史册的围海造油田大会战。不说别的,就说风雪交加中他们住的地窝子和牛棚,就说他们无日无夜地奋战却吃不上一碗像样的米饭,就说他们只能靠肩拉背扛来运送沉重的铁塔、搭建沉重的井架,就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是多么地恶劣、条件是多么地艰苦!没有身临其境、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这种艰苦的。

成千上万的东营人和垦利人,也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饱满的建设激情,拥抱了这些石油人。要田给田,要地给地,要人给人,要力给力,要物给物,无怨无悔地支援着这场大会战。因此,胜利油田的荣誉簿上,永远有东营人、垦利人辉煌的一笔;胜利油田的石油里,也永远流淌着东营人、垦利人的汗水。

渤海边的垦利人,心胸比渤海还宽广。如今的垦利,正健步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下图为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入海口风景。

影像中国



资溪的竹

王芸

竹、诗词中意味独具的竹、素来被赋予象征意蕴的竹,带有了现代工业的粗重感。但那些方正的棕色板材,确实化身于竹,依然延续着竹的品性——坚韧、紧实、耐潮、防腐。它们用于野地户外的木栈道,尤其是湿地观鸟处的步行道……这是从农耕文明进入现代工业语境的竹,依然与土地,与天空,与鸟群,与风、雨水、雪花产生关联。它们铺设在鄱阳湖边、赣江边、资溪边,和一处处水泽边,随水道蜿蜒,任白鹭和各种鸟类洒落,也延伸着追随鸟群的目光和脚步,抵至远方。

厂房位于江西省资溪县高阜镇竹产业科技园内,三年前投产,如今已经小有规模,工人多是附近村庄的村民。一位穿花衣、黑裤的中年女子,和二三位同伴正在整理板材。

每天,从她这儿,不知经手多少根竹子。这些四年生的竹子来到她面前时,已经历了去青(竹的外皮层),去黄(竹内里的柔软层),碎取纤维,超高温挤压,整形,打磨……离一根竹最初摇曳多姿的形态,已然遥远。但她知道,手中流过的每一块板材,板正、结实,都将以其坚韧、

稳定的品性而获得存在的价值。

仅仅只在三年前,她还不知道竹可以衍变成这样的形态。那些在她眼中看熟看惯的竹,纤细、柔韧,遍布大山,常常一丛丛、一簇簇呈现同一姿态,仿佛一根根羽毛正被一阵风吹拂。它们随着山形,铺排成紧密相依的队列。它们也化身竹篱、竹笠、竹床、竹椅、菜篮、竹篓、晾衣竿……进入一座村庄的深处,进入一户户宅院的内部,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发生关联。

就在刚才,我们从离此不远的莒洲村穿过,在一座木制宅屋前驻足,纷纷感叹那门廊旁齐整堆放的木垛。木垛沿墙展开,到了窗口便矮下腰身,弯出一道内敛的弧线。宅屋前,几根竹竿横平竖直,竖的犹带了向上的枝杈,横的竹竿上,晾晒着T恤、白背心、黑裤子。再往外二、三米,是一道菱格状的竹片围篱,正对大门的地方留出了一个豁口。绿色藤蔓植物争相爬上篱身,时疏时密。篱下,丛丛白色的野花,细茎挺直。阳光下,这静谧而整齐的一切,仿佛无言的宣示:一个个整齐码放的日子,有条不紊地过着,踏实、安稳。

不远,有清澈的溪流,有蜻蜓探向远方的古驿道,有空空的宅院,还有只剩围墙、即将动工修葺的一座老祠堂。这些农耕时代的遗迹,脱离了曾经依附的语境,被漫山新生的草木一映衬,便在灼烫的烈日下,散发出一股苍莽旷远的气息。新与旧,在这里共生相依,接受时光的淘洗。

在资溪,竹无处不在。据说,仅有十三万人口的资溪县,有竹林五十三万亩,竹量蓄积近一亿根,赢得了“中国特色竹乡”的美誉。

遍布资溪山野的竹,学名叫毛竹,也叫楠竹,在江西特有的红土地上迅猛生长,竹节间距长,茎粗。于是,它们不同于被制成瓷器外衣的竹,也不同于被制成毛笔杆的竹,而是躺下来,重新贴近大地,成为路的一种。

离厂房不远的一处展示厅,毛竹们化身桌椅、沙发、橱柜、碗盘、凉席、竹炭、工艺品……与生活贴肌贴肤,本色、素洁、清简。细细去闻,竹香犹存。那是毛竹在资溪演变的一种形态。

资溪人依托寄身的山林,引入科技智力,正将漫山遍野的毛竹唤醒……

遇见

金秋是惹人喜欢的季节。中午的阳光爽朗而纯净,从高天上洒下来,落在金黄的稻田上,落在院坝里铺晒的谷粒上。“今年天气真好,好打谷子,好晒谷子。”乡亲们一边劳动,一边欣喜地交谈着。去年的稻谷收割季节,不巧整整下了一个月的连阴雨,一些谷子还来不及被收割进仓,就在田头穗上发了芽,乡亲们都记忆犹新。

在这丰收的季节里,乡亲们常常会看到一位头发稀疏花白、古铜肤色、身材干瘦的老人,牵着一匹健壮的枣红马,“喀嗒”地行走在稻田、晒谷坪、寨里人家之间。马背上常常是四袋装满了稻谷的编织袋。马儿渴了,就在哪家院坝里停下来,主人家用木盆舀了盆水喂马喝;人累了,就坐在树荫下歇息一会儿。

“杨所长,您今天辛苦了,累到晚上9点多才吃得夜饭。这些稻谷进屋了,我们就放心了。”刚吃完夜饭,我便拿出两百元钱,要付给杨所长,这是他用马给我们驮运稻谷的辛苦费。

“不收大家的钱。农忙嘛,我帮你们的。”

“那怎么行?您这么大年纪了,出了力,应该拿报酬的……”

无论我们怎么坚持,杨所长就是不肯收钱。他边推辞边解下拴在电线杆上的缰绳,牵着马儿往外走,“喀嗒”的马蹄声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杨所长大名叫作杨日忠,是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的退休干警,今年七十岁了,但身板还硬朗。七八十斤一袋的稻谷,他双手搂起就放到了马背上。杨所长年轻时当过兵,在部队学过医术,并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退伍后回到家乡,他被推荐到卫校脱产学习两年,在县公安看守所当过医生,又担任过乡镇派出所的所长、教导员。退休后的杨所长闲不住,养了一匹马,在附近几个寨子里搞驮运。寨子里的人,虽然在屋里坐着,但只要听到“喀嗒”的马蹄声,大家都晓得,一定是杨所长来了。

我家在新晃侗族自治县的扶罗镇皂溪村岑图寨。我们兄妹外出闯荡多年,老母亲却执意留在寨子里,她割舍不下几十年来耕种的田土、管护的山林。母亲坚持种菜、喂鸡、喂鸽子,还要自己种田,说是自己种的稻谷吃起来香。今年秋收,我去请本村的小玉师傅开收割机帮母亲收稻谷,路上恰好遇见了杨所长。杨所长主动说:“你家的谷子打下来了,我赶马给你驮回家。上你家的那段路有些陡,光靠人来扛,太吃力了。”那天大家一直忙到晚上8点多,机器一边收割稻谷,杨所长一边赶着马儿驮,一次驮两袋稻谷,每袋七八十斤。

忙完之后,大家一起吃夜饭,家里人说说杨所长帮了大忙。杨所长笑着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退休干警,现在组织关系转到了村党支部,国家给发退休工资,家里什么也不缺。这几年,村寨里外出务工的人

乡间马蹄声

舒维秀

多,秋收人手紧,只要你们需要,我全都免费帮!”同座的村民老舒接过话茬:“这个秋收,杨所长帮周围四个寨子驮运了不少稻谷,加起来怕是有几千斤!”

话说到这,大家就议论开了。说是岑直寨的成秀家,种了两亩多田,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去年秋收时,杨所长宁愿自家已经装进口袋的谷子放在稻田里过夜沾露水,也要先去成秀的地里,把他家的谷子驮回家。成秀只好把装满谷子的编织袋放在稻田里过夜。第二天一大早,杨所长就赶到五里外的岑直寨,花了三个多钟头,把稻田里的三十多袋谷子驮到了成秀家。成秀要给杨所长驮运钱,他怎么也不肯收,要留他吃中饭时,杨所长牵着马已经走出了好远。

在我们家乡,乡亲们有相互帮忙干活的传统。如栽秧打谷、伐木起屋等需劳力多才能完成的工作,仅凭一家人是干不了了的。这时候,主人家就会提前跟有劳力的人家商量,请大家过来帮几天忙。这种帮忙,有的是“换起帮”,就是这次你帮我几个工日,下次你家需要时,我就相应地去还你几个工日;有的则是不需要回报的帮忙。杨所长就属于后者,他给大家帮忙是不计回报的。杨所长还说,这就是他的生活乐趣,他只要还干得动,马儿只要还驮得了,就会继续帮乡亲们干活。“挣钱是挣不完的,作为一个老党员,帮助邻里乡亲才是我应该干的。”

近年来,杨所长的耳朵好像有些背了,有时在他面前大声讲话,他不一定听得清楚。但有事要请他帮忙,见他赶着马儿过来了,隔几丈远喊一声,他又常常听得很明白。第二天一大早,他的马蹄声总会在约定地点准时响起。乡亲们听到这熟悉的马蹄声,心里便感到安稳,脸上便不由地绽开笑容……



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风光。

影像中国

大地